

知识论怀疑主义的重要论证 方式之一: 来自可错性论证^{*}

曹剑波

(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 厦门 361005)

摘要: 来自可错性论证是知识论怀疑主义的重要论证方式之一,它可分为“来自知识来源可错的论证”、“来自认知能力可错的论证”、“来自认识方法可错的论证”、“来自心灵与认识对象联系的、可错的论证”、“来自怀疑主义假设的论证”和“来自可能的论证”。这种论证的错误在于误解了“可能”的含义。

关键词: 来自可错性论证; 怀疑主义论证; 可错性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09)06-0021-06

知识论怀疑主义的重要论证形式概括地说主要有五种: 闭合论证、来自经验的论证、来自标准的论证、来自可错性论证和非充分决定性论证。下文着重研究来自可错性论证这种怀疑主义的论证方式。

“来自可错性论证”(argument from fallibility), 又称为“来自错误可能性的论证”(argument from error possibilities), 这是一种笛卡尔式的怀疑主义论证。这种怀疑主义的论证方式, 借助认识结果的可错性, 与知识要求的确定性、不可错性、不可纠正性、不可怀疑性之间的矛盾, 来否认人们有知识。

戈德曼(Alvin Goldman)认为:“在怀疑主义的著作中, 最突出的错误的可能性有三种: (1) 我们认知能力的可错性; (2) 我们的心灵与认识对象之间的联系的可错性; (3) 假说与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的可错性。”¹ 概括地说, “来自可错性论证”的方式有两种: 借助过去人们曾出错挑战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 借助假设的困境挑战关于可能世界的知识。具体地说, “来自可错性论证”可分为“来

自知识来源可错的论证”、“来自认知能力可错的论证”、“来自认识方法可错的论证”、“来自心灵与认识对象联系的、可错的论证”、“来自怀疑主义假设的论证”和“来自可能的论证”等等。

一、来自知识来源可错的论证

“来自知识来源可错的论证”认为, 知识的来源有感觉、推理、记忆、内省、书本、直觉、道听途说等, 这些来源都曾出过错,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将来不会出错^④, 因而对它们不应该相信。由于知识是不可错的, 而知识的来源是不可靠的, 因此, 我们没有知识。其论证过程是:

EA₁: 只有当认识结果 p 不可能出错时, 才能说 a 知道 p;

EA₂: p 出错总是可能的;

EA₃: 因此, a 不知道 p。

例如, “圆塔从远处看是方的”, 这是一种来自感觉的错觉。由这个陈述怀疑主义得到一个普遍的命题: “感觉可能出错”, 并由此推论出: “所有的感觉都可能出错”, 在此基础上得出某个特定的感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青年项目)(07JC720007)的阶段性成果。

觉认识也可能出错,如“我正坐在电脑前”(事实也是如此)也可能出错,因此,我不能有关于“我正坐在电脑前”的确定性知识,进而,我不可能有关于感觉的确定性知识,甚至我不可能有确定性知识。普杰曼(Louis P. Pojman)把人们没有感觉知识的论证概括为:

(1)为了有知识,我们需要能区分幻觉(欺骗)和感觉。(在这里没有恰当的分,没有知识论能对它们作出恰当的分。)

(2)区分幻觉(欺骗)和正常的感觉是不可能的。

(3)因此,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感觉的信念是真的。^(四)

二、来自认知能力可错的论证

“来自认知能力可错的论证”是怀疑主义论证中最常用的论证方式之一。认知能力包括感性认知能力和理性认知能力,它们都是易错的。一方面,感性知觉是会出错的,它们甚至会欺骗我们,为我们提供虚假的质料。对于感性能力的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埃奈西德穆的“十式”有充分的说明。怀疑主义者主张:“可靠的来源是确定性的要求,然而感觉是多变的、易错的即不可靠的,而且,智慧教导我们,感觉不是完全值得信任的,因此我应该对它们持保留意见。”^{1/4}普杰曼把怀疑感觉能力的论证过程概括为:

(1)无论什么,只要发现它有一个不可靠的证据,将(谨慎地)永远不再被相信,因为我不能再确信它现在没有欺骗我。

(2)感觉有时被发现是不可靠的证据。因此,

(3)感觉不应该被相信。^{1/2}

另一方面,理性思维也是可错的。对理性能力的可错性,阿格里帕的“五式”和美诺多托“二式”都有说明。17世纪的培尔(Pierre Bayle)论证说,大多数理论“是大而无当并且充满矛盾与荒谬的”,人类理性地理解世界的努力总是以混乱和不可解决的困难而告终^{3/4}。康德的二律背反说明了理性思维在超越感觉现象时会产生自相矛盾的结论。

“来自认知能力可错的论证”这种论证方式除

了直接证明认知能力可能出错外,还可以通过证明“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认知能力是可靠的”而得出怀疑主义的结论,其要旨是:我们不能在认识前就知道我们的认识能力(感觉、记忆、推理等等)是可靠的。其论证过程可表述为:

(1)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某种能力获得的;

(2)要想借助能力F知道p,我们必须先知道F是可靠的;

(3)我们没有任何一种能力能把握无穷系列;

(4)我们也不能使用循环的论证;

(5)通过使用我们的任何一种能力,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的能力是可靠的;[2-4]

(6)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的能力是可靠的;[1,5]

(7)我们什么都不知道。[1,2,6]

三、来自认识方法可错的论证

“来自认识方法可错的论证”是从认识方法的可错性角度来证明知识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如果方法是错误的,那么由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认识结果也就很可能是错误的。归纳与演绎作为重要而且必要的认识方法,其可靠性、合理性必须得到保证,否则由它们所得到的认识结果的真理性就是难以得到保证的。休谟的“归纳问题”则对归纳方法本身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休谟怀疑归纳法的合理性的论证可重构如下:

(1)归纳法的合理性不能得到演绎法的证明,因为在归纳推理中,存在从有限到无限,从过去到未来的逻辑跳跃。这两种跳跃都没有演绎逻辑的保证,因为适用于有限的不一定适用于无限,过去如此不能保证将来如此。

(2)归纳推理的有效性也不能得到归纳法的证明,根据归纳法在实践中的成功去证明归纳法,这要用到归纳推理,然而这种证明是一种循环论证。

(3)归纳推理要以自然齐一律和普遍因果律为基础,而这两者并不具有客观真理性。因为感官最多告诉我们过去一直如此,并没有告诉我们将来仍然如此;而且,感官告诉我们的只是现象间的先后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律和自然齐一

律没有经验的证据,只不过出于人们的习惯性的心理联想。

普罗克把休谟对归纳方法的怀疑的论证整理为:

(1) 归纳论证的前提并不逻辑地蕴含它的结论;

(2) 如果论证的前提并不逻辑地蕴含它的结论,那么根据这一前提去相信其结论是不合理的;

(3) 因此,归纳推理是非法的;

(4) 因此,人们不能通过归纳推理来获得知识。^⑧

方法的可错性除了方法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外,还在于方法本身没有得到辩护。阿格里帕的三难推理也可用于方法的可错性证明,其论证过程是:

(1) 所有的方法都需要辩护,这些辩护的理由既不能是武断的,也不能是循环的,也不能是无穷回溯的^(L)。

(2) 方法的最基本辩护只有三种:武断的辩护、循环的辩护和回溯的辩护。

(3) 因此,无方法得到了辩护,方法都是可错的。

四、来自心灵与认识对象联系的可错的论证

任何知识的获得都表现为一个过程,如概念的概括、命题的判断、逻辑的演绎或推理,那么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可靠的吗?或者,我们的心灵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是可靠吗?主观能获得对对象的可靠认识吗?认识对象性质的变动不居性以及知觉经验与物质对象的非同质同构性,使心灵与认识对象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具有可错性。对于这种可错性的根源,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一书有深刻的认识,他这样写道:“我们借什么论证能够证明人心中的知觉定是由与它们相似(如果这是可能的)而实际完全差异的一些外物引起呢?我们凭什么论证来证明它们不能由人心的力量生起呢?我们凭什么论证来证明它们不能由一种无形而不可知的精神的暗示生起呢?我们凭什么论证来证明它们不能由更难知晓的一种别的原因生起呢?人们都承认,事实上这类知觉许多

不是来自外物,如在做梦时、发疯时或得其他病时那样。我们既然假设,心和物是两种十分相反,甚至于相矛盾的实体,所以物体究竟在什么方式下来把它的影像传达到心里,那真是最难解释的一件事。”^⑨

心灵与认识对象之间的联系的可错性,通俗的说就是:知觉经验是在我们这一边,而外在的事物如红的圆的苹果是在那一边。这一边和那一边之间是有一道界线。我们用在这一边所得到的感觉经验来描述那一边的外在事物就可能出错。对于这种主客分立前提下的符合的可错性,金岳霖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命题在我,事实在客,命题在内;事实在外。……大致说来,用得着符合说的时候,事实一定在外在客,如果它不在客在外,我们用不着符合说,……事实既非在客在外不可,符合说似乎不可能。如果事实在客在外,我们怎样知道它与命题符合与否呢?如果我们知道它,它又已经在内。真要坚持事实在外,则命题与事实之间有鸿沟一道,命题过不去,事实过不来,而我们老在命题这一岸。这样的符合根本就没有实际上的意义。所贵乎符合的地方,就在它供给我们以决定真假底工具或标准,符合本身既得不到,符合说当然说不通。”^⑩

下面这种笛卡尔式的怀疑主义论证就是应用心灵与认识对象之间联系的可错性来证明的,其论证过程是¹¹:

(1) 关于外部世界的事实不是我们能够直接知道的东西;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只有在能够得到合适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才能算作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推理知识”。

(2) 我们能够得到的证据是由知觉经验提供的。

(3) 在我们的证据与想要得到的结论之间没有演绎推理的联系,因为我们的经验信念在逻辑上永远无法揭示任何关于外部世界的事情。

(4) 在我们的经验信念与关于外部世界的事实之间是有断裂的,那种断裂无法通过任何可以捍卫的归纳推理连接起来。

(5) 因此,即便我们假设外部世界确实存在,

我们也没有办法辩护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信念。

由这个论证可得出一个非常极端的结论:我们不仅没有办法知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而且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信念也得不到任何辩护。

五、来自怀疑主义假设的论证

“来自怀疑主义假设的论证”的论证过程是:如果我们不能排除怀疑主义假设¹²,那么它们就可能是真的,或者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假的¹³。由于怀疑主义假设的非现实性,因此用现实的方法,我们不能排除怀疑主义假设。这说明我们必然承认它们可能是正确的,或者无论如何我们不知道它们不是正确的。正因如此,怀疑主义者下结论说,我们不知道原以为知道的东西。

怀疑主义的著名假设即皮浪的“异常处境假设”(如“我正处于幻觉中”、“我正处于麻药的作用下”、“我正处在催眠中”、“我正处在酒醉的状态中”、“我正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中”) ¹⁴,笛卡尔的“做梦假设”和“恶魔假设”,雷尔的古戈尔(Gogols)假设¹⁵,普特南的“缸中之脑假设”,《黑客帝国》影视中的矩阵(matrix)假设,德雷兹克的“伪造物假设”(如伪装的斑马、伪造的西红柿等等,都可用来论证怀疑主义。其论证的一般模式是:

SA₁: 如果 S 知道 p, 那么 S 必须知道怀疑主义假设是错的;

SA₂: 对 S 来说, S 是不能知道怀疑主义假设是错的;

SA₃: 因此, S 不知道 p。

在“做梦假设”中,笛卡尔提出:“我就明显地看到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标记,也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从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吃惊到几乎能够让我相信我现在是在睡觉的程度。”¹⁶如果用知识论的语言来表达,它可表述为这样一个论题:在任何给定的场合下,对于我认为我正在经验的东西,我如何能够知道我非常并非正在做梦?¹⁷如果用 p 代替“知觉信念是可靠的”, q 代替“我没有做梦”,那么在闭合论证中,做梦论证可表述为:

- (1) 我不知道“我没有做梦”;
- (2) 我知道“知觉信念是可靠的”蕴涵“我没有

做梦”;

- (3) 因此,我不知道“知觉信念是可靠的”。

由于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来自感觉经验,如果我们不知道“知觉信念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这说明来自怀疑主义假设的论证可为“我们没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怀疑主义提供论证。

六、来自可能的论证

“来自可能的论证”(argument from possibility)的论证过程是¹⁸:

- (1) Hind 是可能的;
- (2) 如果 Hind 是可能的,那么,非 Oind 是可能的;
- (3) 因此,非 Oind 是可能的;
- (4) 如果非 Oind 是可能的,那么我不知道 O;
- (5) 因此,我不知道 O。

其中的 O 和 H 与“来自无知的论证”中的 O 和 H 相同。下标“ind”表示这些事情是发生在“是可能的”范围内。

恩格尔(Jr. Mylan Engel)提出了两种“来自可能的论证”,第一种论证是¹⁹:

- (1) “我是一个无手的缸中之脑”是可能的;
- (2) 如果“我是一个无手的缸中之脑”是可能的,那么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无手的缸中之脑;
- (3) 因此,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无手的缸中之脑。

第二种论证是²⁰:

- (1) “我是一个无手的缸中之脑”是可能的;
- (2) 如果“我是一个无手的缸中之脑”是可能的,那么我没有手是可能的;
- (3) 如果我没有手是可能的,那么我不知道我有手;
- (4) 因此,我不知道我有手。

“来自可错性论证”的论证过程可简略地表示为:“p,可能非 p”。

格雷宁(A. C. Grayling)从证据与认识结果的关系上富有创意地把怀疑主义的论证方式概括为如下简洁的公式:

可能(非 p 和 E)

其中 p 代表任何命题, E 代表支持 p 的证据集。这一公式表明, 怀疑主义者所主张的是, 我们所具有的支持 p 的证据集, 在逻辑上也可能支持非 p 。²¹

斯考拉普斯基也认为, 从命题与证据的关系上看, 怀疑主义者的论证完全依赖于象“ p , 并且不可断言 p ”这种形式, 比如“世界在五分钟前刚刚产生出来, 即使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它”。他还把“ p , 并且不可断言 p ”进一步理解为:

(1) $(\exists p)(p, \text{并且我们不具有证据来肯定 } p)$

(2) $(\exists p)(p, \text{并且我们不能在事实上得到证据来肯定 } p)$

(3) $(\exists p)(p, \text{并且没有一种在原则上是可行的看法可以证明 } p)$

其中(1)是指在经验常识中, (2)是指在科学机制的范围内, (3)指在任何可能性中。²²

七、对来自可错性论证的批判

根据知识的确定性要求, 由于知识必须排除错误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排除错误的可能性, 就不可能获得知识, 因此“来自可错性论证”似乎十分有力。然而, 这种论证却是错误的, 其错误在于把有知之域下的“可能”(即“部分如何”)误认为是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的“可能”(即“所有都如何”)。例如, 把“感觉可能出错”即“有时, 有些感觉会出错”, 理解为“无论何时, 所有的感觉都会出错”。换言之, 就是把“可错”等同“必错”, 把“不可靠”等同于“不正确”。事实上, “可能”可以从时间和空间(范围)两个视角进行理解。从时间上看, 当我们说“人是可能犯错的”, 这句话可理解为“在认识过程的某个阶段, 人是可能犯错的”, 即“有时, 人的认识是错的”; 从范围上看, 这句话可理解为“有的认识是错的”。因此, 从知识的来源可能出错, 并不能推论出它们总是出错, 我们有时可能有证据证明它们并没有出错。汉福林说:“当然, 我们不可说, 只要某人使用了‘知道’这个词并有证明, 他就真的知道了; 因为尽管他提供了证明, 命题 p 却可以是假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怀疑主义者无论从哪方面都不能硬说 p 就是假的。因此我们可以假定 p 有时是真的, 那我

们又要问了: 在那些 p 是真的情况下, 在那些某人完全有理由(按照一般的标准)声称知道这个 p 的情况下, 怎么能宣称知识不存在呢?”²³

“来自可错性论证”这种论证形式的错误根源在于误解了“可能”的含义, 对此, 摩尔(G. E. Moore)有精辟的说明。他是这样论证的:“对一个人来说是女的是可能的, 我是一个人, 因此我是女的是可能的。这里的两个前提都完全正确, 然而, 很明显, 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不知道我不是女的。在我看来, 我的确恰好知道我不是女的, 尽管有这两个前提都是真的事实。但在是否我不知道我不是女的问题上, 这两个前提并不能确定地提出证明。我不知道我不是女的这个结论似乎来自这两个前提, 因为人们很容易把这个前提即‘对一个人来说是女的是可能的’或‘人可能是女的’与‘人必有一死’这种形式相混淆, 即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的这种情况下, 在可疑的条件下, 这个人女的是可能的’, 或者‘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女的’。当且仅当它确实是这个意思时, 再与小前提‘我是一人’联结起来, 就能得出如下结论: 我是女的是可能的; 或我可能是女的。但事实上‘人可能是女的’这个前提的意思不是‘每个人可能是女的’, 而仅仅是‘有些人是女的’。在你可能断言一个特定的人‘这个人可能如此这般’的使用上, ‘可能’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上使用的。只要认识到这一点, 就非常清楚: 从‘人可能是女的’这个前提以及‘我是一人’, 不能得出‘我可能是女的’。”²⁴

另外, 还有知识论者通过对“认知的可能”概念的分析来证明“来自可错性论证”要不是“循环论证”, 要不就是“模棱两可”²⁵。恩格尔认为, 论证的关键在于“认知的可能”的含义是不确定的。恩格尔主张, “对 S 来说, p 在认知上是可能的, 当且仅当 S 在认知上既没有直接, 也没有间接地排除 p 。”具体地说: “对 S 来说, p 在 t 时在认知上是可能的, 当且仅当 (i) S 在 t 时不知道非 p , 而且 (ii) S 在 t 时不能严格地基于 S 在 t 时知道的命题而知道非 p 。”²⁶

对于“来自可错性论证”这种论证方式, 除了通过对“可能”的意义进行分析外, 还有这样一些批判: (1) 怀疑主义者以“可能出错”作为我们必定

没有知识的证据,我们可以用“可能正确”作为我们可能有知识的证据,从而反驳怀疑主义的结论。

(2)“来自可错性论证”是建立在知识的确定性要求上,因而要求知识是不可错的。我们可以对知识的确定性要求进行否定或限制,从而使可错的知识也能成为知识。(3)“来自可错性论证”从形式上可以归于闭合论,我们可以用与批判闭合论的方法相似的方法来批判这种论证。

注:

¹ Alvin Goldman, *Epistemology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1.

④“来自可错性论证”不仅适用于过去的错误,而且适应于可能的错误或想象的错误。丹西说:“然而,到目前为此,我们一直把论证不必要地限定在我们过去事实上已经犯过错误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不需要依靠过去的实际错误。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可能的错误也就行了。……想像的情况就像现实的情况一样是有效的。”(Jonathan Danc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85, pp. 13 - 14.)

④ Louis P. Pojman, *What Can We Kno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second edition),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2001, p. 41, p. 39, p. 39.

^{3/4} Richard Popkin, “Skepticism”, in Paul Edwards(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umes 7- 8,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 454.

③ John L. Pollock & Joseph Cruz,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 (second edition), Totowa: Rowan & Littlefield, 1986, p. 8.

(b)方法的无穷回溯确证即:如果我们要证明一个方法是正确的,我们需要首先证明我们用以证明这个方法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此回溯,永无止境。

④【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35页。

⑤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3页。

¹¹ Alfred Jules Ayer,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Baltimore: Pelican, 1956, pp. 75- 83.

¹²这些假设的最大特点是认识主体的意识与外部世界不能形成正常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知识陈述的击败者(defeater)。

¹³当然,怀疑主义者并不表示他们相信,或要我们相信他们的假设是真的,或者它们从根本上说是可能的。

¹⁴对建立在幻觉、主观性、错觉等上的怀疑主义的论证,人们可以通过对它们产生的原因进行科学的解释,即用另一种知识来解释它们,从而使它们中立化,因此,在近代,特别是现代和当代怀疑主义论证中,它们很少成为怀疑主义论证的理由,也没有作为怀疑主义的假设。

¹⁵雷尔的古戈尔假设是这样的:在另一个星系,有一群名叫古戈尔的生物,他们的智力是人的10100倍,他们通过发送一种特殊的波形来影响我们的大脑来取乐,这种波会使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大多数都是错误的,然而却非常接近正确。这让我们能生存下来,并能应对周围的环境。然而,任何人的任意一种信念是否正确或接近正确,完全依赖于某个古戈尔的念头,而不是人的智力和才能。(Keith Lehrer, “Why Not Scepticism?” in George S. Pappas & Marshall Swain (eds.),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Justific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56)

¹⁶【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与答辩》,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页。

¹⁷ Stephen Hetherington, *Epistemology's Paradox*,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2, p. 17.

¹⁸ Keith DeRose, “Solving the Skeptical Problem”, in Keith DeRose & Ted A. Warfield (eds), *Skepticism: A Contemporary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6, note 4.

¹⁹ ²⁰ Jr. Mylan Engel, “What's Wrong with Contextualism, and a Noncontextualist Resolution of the Skeptical Paradox”, *Erkenntnis*, 2004(61): 214.

²¹ Anthony Grayling, *The Refutation of Scepticism*,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mpany Ltd, 1985, pp. 2- 3.

²²【英】J. 斯考拉普斯基:《怀疑主义之可理解性》,陆萌摘译,《哲学译丛》1994年第2期。

²³【英】O. 汉福林:《怀疑论何以可能成立?》,王来法译,《哲学译丛》1991年第1期。

²⁴ G. E. Moore: “Four Forms of Skepticism”, in Roderick M. Chisholm & Robert J. Swartz(ed.): *Empirical Knowledge: Readings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73, pp. 44 - 45.

²⁵ Jr. Mylan Engel, “What's Wrong with Contextualism, and a Noncontextualist Resolution of the Skeptical Paradox”, *Erkenntnis*, 2004(61): 215.

²⁶ Jr. Mylan Engel, “What's Wrong with Contextualism, and a Noncontextualist Resolution of the Skeptical Paradox”, *Erkenntnis*, 2004(61): 217.

〔责任编辑:金宁〕